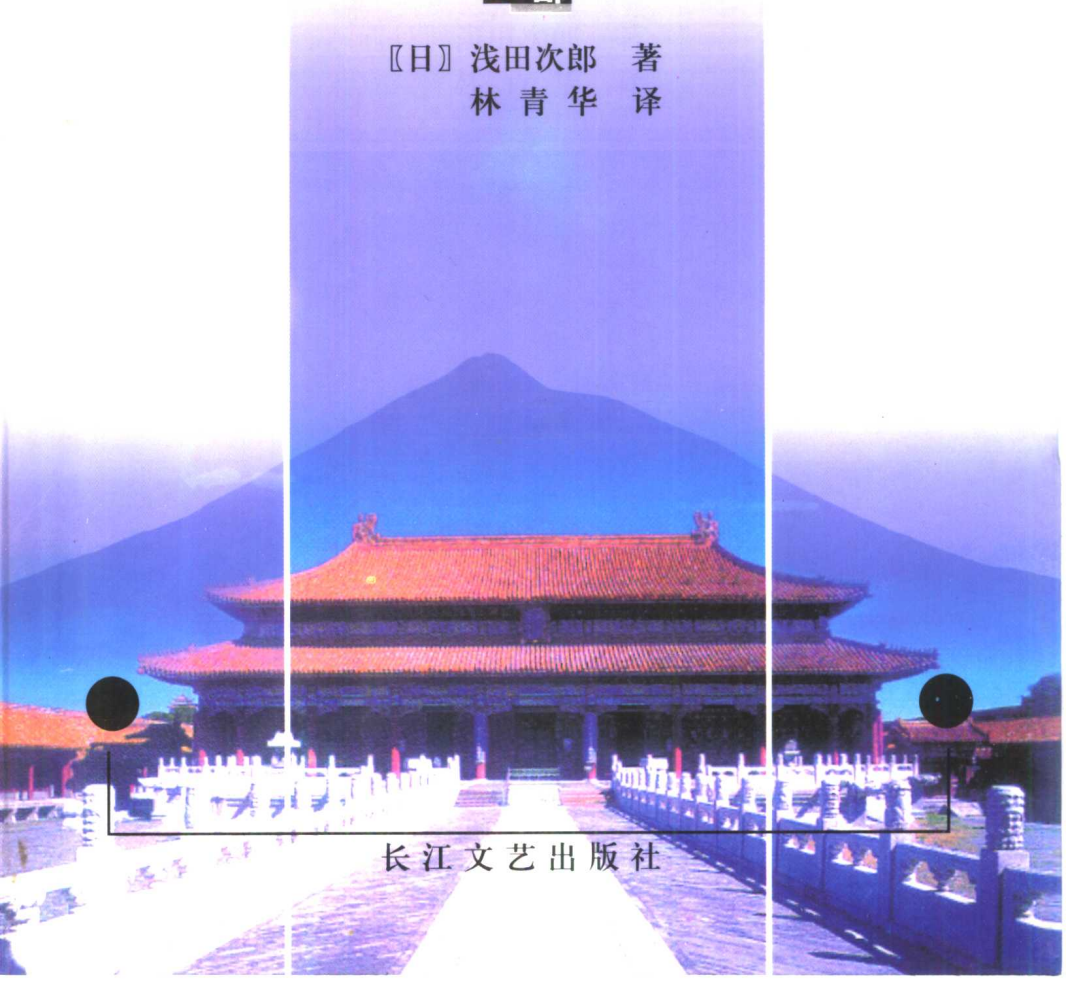




苍穹之昴

上部

〔日〕 浅田次郎 著
林 青 华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苍穹之昴



上部

〔日〕浅田次郎 著
林青华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苍穹之昴

下部

〔日〕浅田次郎 著
肖书文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穹之昴(上、下)/(日)浅田次郎著;林青华,肖书文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54-2216-0

I. 苍…

II. ①浅…②林…③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历史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27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插图:邹典佐

吕艺红 责任校对:陈薇山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王祥林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375 插页:6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1683 定价:37.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被刀

子匠「净

身」后的

男儿失

去了「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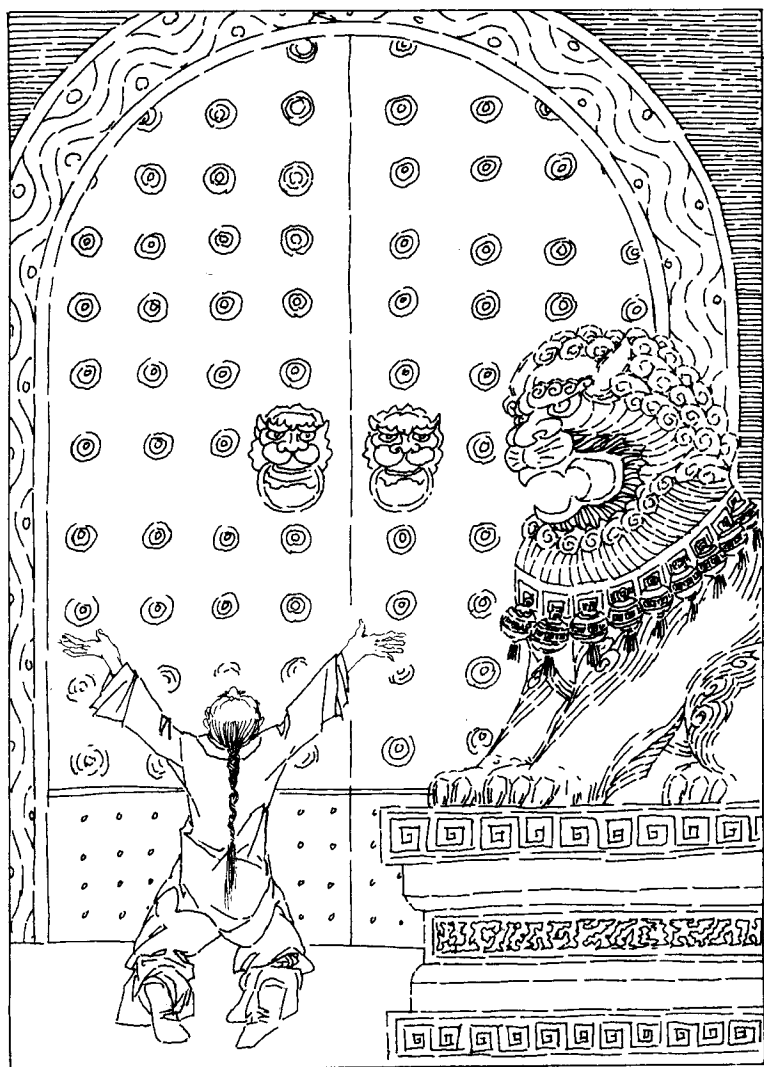
物」，痛

苦地挣

扎着。



古稀
之年的
白发老
翁口喊
『我要做
进士』，
血酒考
场，命归
黄泉。



慈禧

太后与

初恋情

人荣禄

在一起。



谭嗣同

在菜市

口惨遭

保守势

力的杀

害。



内 容 提 要

落日清朝，国力每况愈下，领土遭列强分割，慈禧太后力使亲侄光绪免遭身心之摧残，以柔弱妇人之娇躯，担当起内外交困之国最高统治者。

乡绅梁文秀过五关、斩六将，获得科考资格。考场上，七十多岁的白发老翁为圆终身追求的进士梦，血洒考场，命归黄泉。梁文秀借“昴宿星”之指引，科举及第后，被光绪之师杨喜桢相中，从此考入商议国家维新变革大员之列。

穷人家的孩子春儿为寻找生命中的“昴宿星”，没有钱找“刀子匠”“净身”，毅然挥刀自我“净身”，在一群昔日太监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宫中。

小说把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放在一定的历

史背景下进行描写，慈禧太后成为一位富有女人味的形象。李鸿章也被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了塑造，人们可以从较新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人物。

皇族和平民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会集一堂。亲情、废后、忠君、维新……各种思想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该书自 1996 年由日本出版业巨头讲谈社推出之后，再版数十次，在日本近十年来销量最大的图书排行榜中一直雄踞榜首。

AB20104

目 录

第一章	科举登第	1
第二章	乾隆之玉	142
第三章	河北太守	232
第四章	人皇太后宫	298
第五章	谋杀	381
第六章	双头龙	529
第七章	福音	686

第五章 谋杀

三十八

我亲爱的艺术之友约瑟夫·卡斯蒂略内先生：

近日由于主的安排，我才得到了您很久以前的信。在五年的时间里，这封信是如何流浪、又是在何处流浪的呢？更意料不到的是，当五年后我收到它时，正是我即将离开威尼斯的那天早晨。

假若那位靠不住的邮递员所乘的没有定准的船舶在经过运河时出了一点差错，或者您的信不是写在特别结实的东洋纸上的话，我们日渐衰老的灵魂此生也许就不会再相见了。

但终于，正当我已完全作好了出发准备之后，在旅馆的画室里，我读到了您的信。

其实在我和您分别后的五十年时间里，我给您写过无数封信，想必您也一样吧。

我不知道我的信跨越七大海，有几封落到了您的手中，但至少我收到您的信，这还是第一次，就是在那个奇迹般的早晨。

我现在正在巴黎写这封信，用的是羊皮纸，和贵国的好纸不能相比，请别见笑。假若我这封信也将经过五年时间才会到达

您手中的话，在欧洲就惟有这种纸能够经受住其间的风风雨雨了。我用油画颜料书写后，将它放进用画布做成的三层信封里。

到达巴黎后的这些天里，我一面在干着凡尔赛宫殿的壁画修复这种烦杂的工作，一面在打听您的消息，见到了好几位耶稣会传教士。

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是些在澳门、香港等地，最多也是在中国大陆南部城市搞布教活动的人。

根据他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国家，它的南部城市和北部城市之间有如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距离，所以您的消息也只有通过间接又间接的关系才得来的。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您在乾隆这样一个伟大的皇帝身边工作；您画了很多肖像，设计宫殿；甚至参与医学、药理学、城市规划的研究。

我必须坦白承认，在我高兴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悲哀。

那就是虽然您的才能得到世人的称赞，甚至被认为是威尼斯的达·芬奇再世，并被认为是保罗·韦罗内塞^①的正宗接班人而名扬欧洲画坛，但是不久您却离开欧洲去了东方之国，并一直活跃在那里。

不，我等平庸之辈，应该没有资格谈论您。

因为在您突然辞别美术学院，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而去神学院学习，选择了一条作为神的使徒的道路时，您伟大的生涯就已经决定了。

惟有一件事是我很想告诉您的。

在美术学院我是不及您的，但现在我被众多弟子簇拥着画

① Veronese. Paolo (1528—1588)，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色彩大师。

那幅维尔茨堡^① 宫殿的天顶画,享受誉满欧洲画坛的名声。我被路易王邀请修复了凡尔赛宫殿的壁画后,又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的邀请,以贵族的身分赴马德里。

如果您留在威尼斯发挥您的天才作用(我现在这样想也许没用),那么我将作为您的艺术之友而为您的活跃感到高兴,但这样想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悲伤。

请别误会,我并非小看贵国的文明。只是在欧洲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当面贬低我的作品,这使我感到寂寞,并为不能亲眼看到您在那里创造的所有的业绩而悲哀。

自从在大运河的学院桥上目送您乘船远去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是孤零零一个人。我现在简直就感到自己还是十八岁的我,还束手无策地呆立在那座学院的木桥上似的。

因为在那个早上,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又少了一个米开朗基罗。

不论怎么说,我们现在都老了。

太阳王路易的那座关系到法国荣耀的凡尔赛宫,从建造起已经历了百年时间,所以现在多少需要修复。

您对我这个威尼斯画派的人指挥这项巨大的工程也许会感到疑惑。

但是我有正当的理由。

凡尔赛宫虽然采用了克洛塔尔^② 时代的古典风格,但由于要颂扬太阳王的王权,实际上是作为一件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

① 德国东南部城市。

② Chlotar,约公元500年—719年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好几代的国王,从克洛塔尔一世到克洛塔尔四世。

说是趣味恶劣的艺术大杂烩而完成的。

其规模之大、装饰之华美、雕刻工艺之多样性，无论哪方面对于现在巴黎的美术界来说都是处理不了的。也许我们最好把它称之为庞大的巴洛克怪物。

这样一来，就用得着我这个也许可以被称为意大利—巴洛克余孽的、至少是与新的美术流派无缘的老朽了。

我从1745年起，花了五年时间画了一幅拉比亚皇官舞厅的大型壁画《克莉奥帕特拉和安东尼》，接着从1751年起，在三年时间里亲手完成了维尔茨堡官阶梯厅的天顶画和皇帝房间的大规模装饰。这些工作都被人们作为大理石、黄金、油灰、玻璃工艺等等的综合艺术而评价为巴洛克风格的极致。我被委托修复凡尔赛宫，也正是因为人们觉得需要这种巴洛克式的综合性。

您一定在苦笑了。因为您最了解我作为一个艺术家之平庸、构思之贫乏、表现之拙劣，特别是手指之不灵巧等缺点。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终还是我在威尼斯的美术学院学到的那种折磨人的冶金术和玻璃工艺技术等提高了我的威望。

可以想像您这样卓越的美术专业学生的奇特的才能和灵巧，在那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将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啊！威尼斯总是在为时代输送着第二个、第三个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

我昨天又遇到了一个奇迹。

我应邀参加法国美术学院院长马利尼侯爵阁下的晚宴，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您的作品——您和您的三个弟子一起画的十六幅大作《得胜图》。

晚宴的主旨就是为了将这套优秀的作品向众多的名人和艺术家展出。

在场的人们都为作品的水平而感到吃惊，尤其在约瑟夫·卡

斯蒂略内亲手画的题为《攻打格班的营盘》和《黑水解围》的两幅画前面，人流一直不断。

我呆立在那些画面前，感动得浑身发抖，流下了眼泪。

巴黎的贵族们是决不会理解的。那其实正是威尼斯的巨匠们韦罗内塞、巴萨诺^①和丁托列托^②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画在托卡列宫的大议事厅墙壁上的珍宝——《天国图》本身啊！

您是在经过了五十年的时间，跨越了七大海之后，才将您与我曾一起颤抖地分享着那幅令人激动的托卡列宫的大壁画毫无保留地再现在东洋纸上。

我当时不由得感到，我这个如此享受着全欧洲的赞誉、如此得到巴黎社交界青睐的冒充威尼斯艺术家的人，是多么渺小无能啊！

我在约瑟夫·卡斯蒂略内的《得胜图》面前连称赞之辞都忘了，像小孩一样只顾哭泣。

马利尼侯爵一边喝着香槟一边说：嗯，这个中国画家郎世宁先生才能出众。

对于这种评价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不，难道我能说，他是位地道的威尼斯人，我曾与他一起在圣卢西亚的美术学院学习，和他共同走过圣马可广场，在佛罗里安咖啡馆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等等吗？

您为什么不在那些杰作上盖上您约瑟夫·卡斯蒂略内的印章？

《得胜图》是铜板印刷，是通过广东的耶稣会运送到巴黎的。乾隆皇帝并未打算披露这是自己国家的艺术，而只是为了得到

① Bassano, Jacopo(约 1517—1592)，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② Tintoretto(1518—1594)，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一百套复制品才运送它的,这使我大吃一惊。

关于这一点,卓越的鉴赏家马利尼侯爵也感到愕然,他至少预备了一夜酒席,要让巴黎的社交界分享对这一伟大作品的感动。

关于这幅画的复制方法,马利尼侯爵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当即这样回答:首先在制作铜板的时候必须延请巴黎第一名匠柯祥^①。其次,为了无损于这套画细腻微妙的特点,铜版必须至少扩大到高一米八,宽四米一的规模来完成。即使最终不得不将其复制折叠成数幅运送,也总比损害作者细腻的笔触要好。

您大概也会同意我这个意见吧。我为能够暗暗地协助您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即使是名匠柯祥,要完成这一鸿篇巨制的制版工作可能也需要漫长的时间。我衷心祝愿巴黎的铜板技术之精华能呈现在您的眼前。

像我这种平庸的艺术家得到各国宫廷的重用,恐怕有一个原因是您所没有想到的。

那是因为您离开以后,威尼斯的玻璃工艺技术繁荣起来了,我也学会了这方面的技术。

威尼斯以玻璃技术而出名,如今这种技术在全欧洲作为最先进的艺术被表现出来,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如您所知,它本来是起源于装饰教堂窗子的彩色玻璃,但在追求强度、色彩以及造型的过程中,逐渐被确立为重要的装饰工艺的一个独立部门,并制造出最新的产品。虽然这些产品还赶不上金刚石,但却具备

^① Cochin(1715—1790),法国18世纪杰出铜版画家。